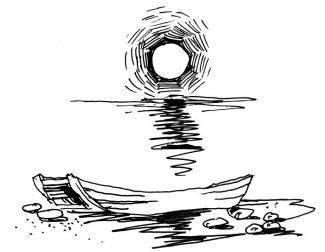


◎非常记忆



麦子磨完了

夜里榨完油,油麻就被人分完了。梁上只剩下一条油浸浸的绳子,老马说,明年榨油籽时,他和老杨守夜活。

守夜活就是推梁,是最重的活儿。黄拐子就笑了,去年的油还没卖出去。明年再说吧。

结果夏收结束后,麦子也收成不好,闲了几场雨后,老梁说,我们寻一寻老穆的石磨,今年就不去加工坊磨麦子了。老杨就和老梁去寻老穆的石磨。拔开荒草,老梁说,这事情死了心吧。

老杨说,这辈子是吃不上驴拉麦了。

老梁和老杨坐在草地上抽烟,老杨说,你想不想吃肉。

老梁捶了老杨一拳,你还能吃动。老梁的笑有些暧昧。老杨就知道老梁想歪了。

老杨说,你去拿绳子,我去牵羊。

等到锅开的时候,我回来了,黄拐子原本就是个屠夫,干净利落,肉很快就炖到锅里了。我坐在草房外的一块石头上,回看相机里的照片。看到老梁用绳子把羊的前蹄捆上了,绳子扔到树杈上,老杨拽住绳头,用力一拉,羊就悬了起来。

以下的过程我没拍,忽然就放弃了这个计划。在此之前,我曾给老梁说,我想拍一下村里吃羊肉的场面。老杨就打电话给我,让我来拍。

我说今天别吃羊肉了。

我这么一说,黄拐子就停下了手,手上的刀子寒光一闪,他坐在了一截木头上,点了一支烟,烟雾缭绕着他花白的头发。刚才他正摸着羊的脖子,找下刀的地方。老梁用手捂着羊眼睛,像捂着这个世界的真相,羊一动不动。老杨就说,王主任你去后院看石磨去吧。

老梁就把我推出草房。我后悔刚才不应该来,就在村子里转了半天。等我从村子里回来,肉已经炖到锅里了,地上收拾得很干净,连一滴血也没看到,羊皮搭在一根横木上,羊的内脏被装到一个黑色塑料袋里。

座下的石头被我坐热了。老梁从坡上下来了,背了半袋陈麦子。他说,给你套驴去了,你拍磨麦子吧。

折腾了半天,还是没有磨成。羊肉已炖好了,黄拐子回村喊人去了,这时也从断墙后露出半个头,身后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村人,手上各拿了碗筷。

老杨说,就当麦子磨完了。

然后就张罗大家吃肉。

老梁说,都精神点,王老师要拍照片,这是给咱留历史,都直起腰来,笑出来。

一晃,七八年过去了。

前天编一辑文史,找出这些照片来,一个下午,什么也没干,黄昏时,把这些照片都删了。连同拍这些照片的储存卡也扔了。晚上走路,刚好下雨,一抬头,花已经开了,一大片。 文/王建中

◎生活拼盘

戏剧新生活

可能人越大,表达的欲望就会慢慢减退了,QQ空间里经常能在“那年今日”里看见同学们以前写的日志,如今生活琐事缠绕,好像很少有人会拿起笔,翻开笔记本,或者静下心来想点什么,写点什么了。

我的表达欲望也比前几年淡了不少,很多时候想写点什么,记下一句两句,转头就去干别的了,成文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,就剩下只言片语,有时候记的乱,都忘了自己当初要表达的内容,更不会记起当时脑海里的波澜起伏。前几天又和我妈看了一遍《心灵奇旅》,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,脑子里已经有了一篇1000字的文章,结果一出电影院,文章就留在座位上了。

我想起马老师在初中毕业同学录上给我的留言“笔耕不辍”,想起姥爷告诉我要坚持创作,想起去徽县找到了姥爷失散五十多年的好朋友,李爷爷把他的藏书送给我,和姥爷一样安顿我,要坚持创作……他们说的创作,其实是戏剧,是剧本,是成型的作品。

2020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乌镇戏剧节没有举办,但是却有了这个不怎么赚钱的综艺——戏剧新生活。前几天看了一期,我内心那些文艺的东西又波澜起伏地压不住了。戏剧应该是我心底里的一种热爱,总是能一触即发。

节目里,黄磊开篇就套用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:赚钱还是不赚钱,这是个问题。整个节目就是几个不火不帅的话剧演员编导的真人秀,怎么生活,怎么创作,怎么演出,地点在乌镇。他们自己都在不停的质疑这个节目看点在哪。一开始也确实有点无聊,但是直到他们编排的小话剧完整地演完,我擦眼泪的时候,镜头给到台下的黄磊和赖声川,黄磊也在擦眼泪,我就在想,这么简单甚至是简陋的舞美道具,演出效果却这么好,钱虽重要,但真正有价值的体现价值的并不是钱。

2018年戏剧节的时候,我在西栅外,看着黄磊发微博和我直线距离不到100米,激动的我一直在门外打转。因为戏剧节的旺季,景区里的酒店贵得住不起,我

的住处在景区外的青旅,我到乌镇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,想进去得买门票,但是只限当天,第二天就用不了了,所以我徘徊许久还是默默走了。虽然那次没买到最火的那场话剧,但是总觉得心里舒服,踏实,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些小心愿。

赖声川说,这个节目特别好,全国最火的《暗恋桃花源》观剧人次也不过30万,这个节目能让更多人看到戏剧人的生活,了解戏剧的魅力。

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花钱走进剧院,但是对于我来说,这个节目适合每一个人。戏剧和生活,就像是每个人的梦想与现实。赚钱固然重要,但是心里的那团火从来都不是因为赚钱而燃起的,这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生活的戏剧冲突。最理想的状态:赚钱是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下功夫后的副产品,而不应该是干一件事的目的。很多演员拍广告电影挣了钱,然后去养活自己的剧院和演员,就像金星拍综艺挣钱,然后养活自己的舞团。大部分人心的归宿,归属感都不是钱带来的。

小时候我写,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,是用来幻灭的,但是目前经过时间的检验,我发现理想是不会幻灭的,她只是不再具体化,好像融进了每个细胞,每滴血液,她不再是理想的样子,我也不再会想着去实现她,就是任凭她去面对生活,或是去反抗,或是去精进。 文/曲 妍

◎人生感悟

不惑时

仿佛只是轻轻打了一个盹儿,男人就悄然滑到不惑的门槛边。男人四十,便进入了人生的分水岭,心智成熟、洞明世事,对生命也有了大彻大悟。

男人不惑,便对事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,就是人生幸福的砝码。人到中年,经历过磕碰摔打,职场趋于平稳。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、精一行,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心无旁骛地投入事业,既体现自身的价值,也享受付出的快乐,更收获成功的甘甜。虽然偶尔也会遭遇挑战,但总会迎难而上,因为坚信,风雨过后是彩虹。

男人不惑,便对亲情有了更深刻的体验。愈发懂得亲情的可贵,知道了最终的归宿是家庭,辛苦打拼就是家人过得更好。一家人和睦安康最重要,没有什么比亲人聚在一起更其乐融融了。终于拂去了风风火火,学会了有事商量,温馨和谐成了家庭的主色调。没事经常回去看望长辈,让他们体会到亲情的温暖,知道有人很在乎他们。

男人不惑,便对健康有了更切身的感受。岁月不饶人,不知不觉

中,鬓角有了白发,眼角出现皱纹。锻炼少了,饭局多了,中年男人进入了心宽体胖的阶段。高血压、血脂稠、脂肪肝等纷纷找上门来,体检报告单便一年比一年厚。于是,先戒烟,再戒酒,迈开腿,管住嘴,以应对身体危机。渐渐想开了,健康就是福。除了健康,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。

男人不惑,便对友情有了更准确的定位。中年男人更加看重友情,把志趣相投的朋友当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珍惜与朋友相聚的每时每刻,用真诚和信任守护着友谊的小舟。朋友圈已经稳固,不轻易结识新朋友,更不会忘记老朋友。交友更注重少而精,三两知己,胜过万千人脉。朋友不一定常见,有事招呼一声,没事各自安好。

男人不惑,便对爱好了有更迫切的需求。培养一两样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,坚守半辈子,也算是款待自己了。兴趣变成了爱好,爱好变成了特长,娱乐身心,陶冶性情,何乐而不为呢!琴棋书画也好,娱乐运动也罢,都能温暖着自己,充实着自己,一路走来一路歌,日子好不惬意。人到中年,要继续自己的热爱之旅,畅享岁月静好。

男人最帅不惑时。跨过四十的人生路口,男人就推开了人生的又一扇门,领略风景这边独好。男人会擦亮喜悦的心情,展开热情的双臂,迈开稳健的步伐,欣然迎接岁月的馈赠。 文/张欣瑞

◎寻味日志



榆钱饭

一到五一节前后,榆树就开花了。榆树开的花就叫榆钱,因其花瓣呈铜钱状,故此而得名,亦喻“余钱”之意。

家居南二环,出小区门,便是高架桥快速路。高架桥快速路两侧栽植着各种树木,其中就有为数不多的榆树。树已成荫,榆树夹杂在成荫的树木之间,与同族不同种的弟兄为伍,亦并不孤单,反倒显示出一种傲视群雄的姿态。

退休在家,懒得出门。节前,有同学朋友邀我出去游玩,或国内或国外。好出门不如歹在家,我一向对旅游不大感兴趣,更何况这般年纪,便更无兴趣,于是找借口推辞。同学朋友笑骂我惜钱如命,言之凿凿: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留它何用!我一笑了之。

懒得出远门,但晨练还是必须坚持的——以此来控制“三高”。女儿孝顺,专门给我网购一个手链步行器,与手机捆绑在一起,要我每天至少步行8000步。

只好唯女儿命是从!

五一一大早,沿着二环路散步溜达。桃花、丁香花香气扑鼻,沁人心脾。走着走着,又一种香气触动嗅觉的神经。驻足,仰首,翕动着鼻子四下环寻,看到了那株榆树;榆树上,榆钱花开得正盛。仰望着开得正盛的榆钱花,那根记忆深处已尘封的神经被触动,于是,便打道回府。

再出家门时,手中多了一个竹筐。疾步又到那株榆树下,不善爬树的我还是爬在了树上。一枝一枝的将榆钱采摘进竹筐里,顺便捏一撮塞进嘴里咀嚼,便咀嚼出了童年的味道!提着竹筐再打道回府,一路上,兴奋的心情像十五只吊桶打水,七上八下难以抑制。

回到家,坐在书桌前,打开电脑,将“榆钱饭的做法”输入百度查阅。做法还不少。将几样熟记于心,以便老伴儿参考。

午饭进行时,一向不听我言的老伴儿这次更是对我所述等于弹琴与牛,还说我是教条主义、本本主义。老伴儿有一手好厨艺,街坊四邻、亲朋好友兼知,只好随她罢了。榆钱焯好后,老伴儿又是香油陈醋老抽,又是葱姜蒜,又是鸡精味精芥末粉,还炆锅了“杂蒙蒙”,做好了一盘凉拌榆钱菜。我一向善饮,但有“一人不喝酒,二人不划拳”之说,在家从不独饮。今儿个我要破例,于是,拧开了一瓶“闷倒驴”。然而,榆钱饭没吃出滋味,却让“闷倒驴”麻木了脑神经。我醉倒在了床上,做起了白日梦——那梦真真切切、原原本本,复制和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的场景,没有丝毫的虚构痕迹……

小学课堂上,我跟邻村“跑校”的同学赵新献耳语,说中午要请他上我家吃饭。赵新献同学说,那他带的饭咋办。我说,晚上再带回家吃呗。赵新献同学就答应上我家吃饭了。我邀请了,又有些后悔:不知娘中午会做什么饭吃,是二苳面,还是窝窝头,或者是高粱面饅饅?后又想,既然邀请人家了,管它吃啥呢,娘做了什么就吃什么吧!放午学后领着赵新献同学回到家,让我想到的,主食吃的是二苳面;让我没想到的,副食吃的竟然是榆钱熬下的菜汤。榆钱是爹采摘回来的。娘在榆钱菜汤里加进了一些山药条,还有一些胡萝卜丝;菜汤上还飘着几滴素油花儿。榆钱菜汤调二苳面,我和赵新献每人吃了三大碗。我问赵新献同学好吃不好吃。赵新献同学说好吃。我也感到很好吃,打起饱嗝来都有一股榆钱的香味……

梦醒后,揉着惺忪的醉眼,心里还在琢磨:老伴儿的厨艺胜娘几倍,怎么做出来的榆钱饭就吃不出娘做下的那滋味呢?

那顿榆钱饭哟,让我此生难忘! 文/李元岁